



哥尔德斯密斯传

Washington Irving

Washington
Irving
Oliver Goldsmith



哥尔德斯密斯传

Washington Irving

The Life of
Oliver Goldsmith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哥尔德斯密斯传 / (美) 欧文 (Irving,W.) 著 ; 王安译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2014.3

(华盛顿 · 欧文文集)

ISBN 978-7-5057-3266-7

I. ①哥… II. ①欧… ②王… III. ①哥尔德斯密斯, O. (1730 ~ 1774) —传记 IV. ① 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5674 号

书名 哥尔德斯密斯传

著者 [美] 华盛顿 · 欧文 著 王安 译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0×1230 毫米 32 开

9.25 印张 248 千字

版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266-7

定价 35.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序

我在修订本人的文集过程中，偶拾数年前出版的一部简略的哥尔德斯密斯传。该书匆匆写就，系对其部分作品的介绍，所涉内容虽出自多个来源，但笔者主要受惠于詹姆斯·普赖尔先生的鸿篇大作。他以不惮困乏的研究和一丝不苟的忠实，收集整理了关于这位诗人一生最微小的细节。然而笔者以为，普赖尔的处理方式过于累赘，枝蔓旁生且学究有余，不少内容对普通读者缺乏吸引力。

最近在修订并准备出版本人所作的诗人小传时，手头得到一部近期面世的由内坦普尔律师学院^① 约翰·福斯特先生著的哥尔德斯密斯传。他同样受惠于不知疲惫的普赖尔的辛勤劳作，更融入了此后出现的一些新观点。福斯特的传记渗透着某种意蕴、某种感觉、某种优雅和雄辩，让人得之而难图他求。若非纠结于本人的前述略传，笔者断不会贸然触碰这一前人早已言之凿凿的话题。本人的哥尔德斯密斯传如今已显得太

① 一般又译内殿。为了行文的统一，并不致让读者误以为是不同地名，本书均采用音译。十四世纪以后，英国律师学院中有四个脱颖而出，形成了后来著名的四大律师学院，即林肯律师学院（Lincoln's Inn, 1422）、中殿律师学院（The Middle Temple, 1501）、内殿律师学院（The Inner Temple, 1505）、格雷律师学院（Gray's Inn, 1569）。四大律师学院互不隶属，其成员包括正在各院学习的学生及已从各院毕业的大律师，名誉院长由君主或皇族担任，院长由资深大律师通过互选产生。

单薄，不足以满足读者需求。但它毕竟要在我修订后的文集中占有一席之地，除非我能找到更让人满意的作品替代它。基于上述考虑，本人重拾旧业，对诗人的描述比先前更全面，不放过我认为能展示诗人生与人格的每个事实，并尽可能以一种生动细致的风格来处理。当然，由于事务缠身而不得已匆忙为之，加之出版社一再催促，本书中部分地方的处理难以如我所愿般全面。如需对诗人及其批评研究与相关资料有更详尽的了解，读者完全可参考普赖尔先生详杂的多卷本传记或福斯特先生文雅而散漫的作品。

对我本人而言，唯一的缺憾是此书乃至爱驱使下的劳作。它是我向一位作家表达感激与怀念的献礼之作，其作品曾是我儿时的欢乐所在，后来成为我整个人生的一个快乐之源。在所有作家之中，我谨向他献上《神曲》中但丁致维吉尔的溢美之词：

Tu se'llo mio maestro, e'l mio autore:
Tu se'solo colui, dà cu, io tolsi
Lo bello stile, che m'ha fato onore.^①

华盛顿·欧文

1849年8月1日，森尼赛德

① 原文为拉丁语，汉语意思为：

“你是我的恩师，我的楷模，
我从你那里学到那优美的风格，
它使我得以声名显赫。”

第一章

出生与身世——哥尔德斯密斯家族的特点——充满诗意的出生地——鬼屋——孩童时的情景——利索伊——乡村牧师画像——哥尔德斯密斯的女教师——乡村老师伯恩——哥尔德斯密斯的角笛和警句——姑父孔塔里尼——校园学习与嬉戏——某个夜晚的错误

很少有作家如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那样让读者感到由衷的亲切，因为很少有作家拥有像他那样将自己的人生出神入化地融入作品的奇才。在每张书页上，我们都能读出他的人格，继续读下去，我们会与他愈发亲近。贯穿其作品的赤诚朴实的仁心慈爱，对待人生与人性的离奇怪异却温情和善的观点，自然流淌的幽默，这些被良知与理性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以及偶尔闪现的一丝独具一格的令人愉悦的忧郁，甚至他那成熟醇厚、晓畅自然与色彩柔和的风格，所有这些似乎都既是他的智力特征，亦是他的道德人格，让我们在爱他这个人的同时，也崇拜他这位作家。我们听任那些身居更高位、自命不凡、名头更响亮的作家的作品在书架上慢慢腐朽，却将哥尔德斯密斯的作品珍藏于心，视若至宝。我们不会夸夸其谈地引用，但它们与我们的心灵共鸣，陶冶我们的性情，融洽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很好地顺应自我与世界，从而成为更幸福完美的人。

熟悉哥尔德斯密斯的个人身世使我们得以理解他才气四溢的书页中的奥秘，我们发现这些书页几乎就是他自己内心的表达与个人命运的描绘。传记中展现的哥尔德斯密斯，与其作品中出现的善良、朴实、欢快、散漫、理智、古怪的知识分子形象如出一辙。其作品描述的每次历险、

每个人物几乎都可追溯到他本人的多姿多彩的故事，而其作品里许多荒诞不经的场景和事件则取材于作家本人的莽撞蛮干和不幸遭遇。看来他传授给读者并以此来教育他们的每条格言都是从生活中历练出来的。

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 1728 年 11 月 10 日出生于爱尔兰朗福德郡一个名为帕拉斯或帕拉斯默的小村庄。他来自一个受人尊敬却挥霍无度的家族。有些家族似乎继承了友善而无能的传统，将美德与贫穷代代相传，而哥尔德斯密斯们正是如此。据有成员自述，“他们总是奇怪的一家人，很少像其他人那样行为处事。他们心地善良，但似乎总想要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另一个评价如下：“他们品格高尚，令人无法可说；但在世事历练方面却表现得一塌糊涂。”读者将发现，哥尔德斯密斯忠实地继承了家族的美德与缺点。

哥尔德斯密斯的父亲，尊敬的查尔斯·哥尔德斯密斯牧师，天生目光短浅，结婚时年纪轻轻、一贫如洗，凭借着在一个小乡村当助理牧师以及妻子朋友们的帮助，好不容易度过了几年艰难时光。他的全部收入不超过四十镑，需要一些农田耕作的收成，以及偶尔为妻子的叔叔、附近教区的首席神父打些零工来勉强维持。

每年靠四十英镑勉强维持富人的生活。

他继承了一栋古老的、半城半乡处的宅子，位于朗福德郡某个崎岖而偏僻的角落里一处隆起的坡地上，俯瞰一片偶尔被泛滥的因尼河淹没的洼地。正是在这栋屋子里，哥尔德斯密斯降生了。它是适合诗人的降生地，因为据说这里有鬼魂出没。附近的几个乡郡流传着一个传说，声称之后这栋宅子因有段时间一直无人居住而慢慢败落。屋顶坍塌了，变得如此孤寂凄凉，竟成了妖精与“善灵”们的好去处，在爱尔兰，据说它们喜欢午夜在古老而被人遗弃的摇摇欲坠的宅子里寻欢作乐。所有修缮屋子的努力都是白费，精灵们顽强地占据着自己的领地。曾有一个巨

大的畸形怪物每晚穿一双巨大的长筒靴骑在房子上，而他在努力跨坐的过程中，会穿透屋顶，将头一天所有的辛勤工作踢成碎片。因此房子也就被放任不管，渐成废墟了。

以上便是关于哥尔德斯密斯出生地的流行说法。他出生大约两年后，他父亲的境遇有所改变。由于妻子叔叔的去世，他继任了基尔肯尼韦斯特的首席神父。离开闹鬼的老宅，他搬到了韦斯特米斯郡的利索伊。在那里他得到了一片坐落在这座美丽小镇旁的七十英亩的农场。

这便是哥尔德斯密斯孩童时的成长地，他从这个小小的世界里收集素材，用那些有关乡村家园的离奇感人的图片填满自己的作品，使人浮想联翩，心驰神往。在《荒村》中，作者自豪地称利索伊便是诗中“奥本”的原型；父亲这处既是农庄又是教区的产业，据说为《威克菲尔德的牧师》中的乡村经济背景提供了线索；而他身上学究气的质朴、毫无心计的智慧、亲切友善的虔诚以及对世态炎凉的漠然罔顾，则在著名的普里姆罗斯博士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不妨稍作停顿，从哥尔德斯密斯的作品中摘取一两幅这样的图景。借助杜撰的人物，这些图景再现了他的父亲、家人以及他孩提时在炉边的幸福时光。

“黑衣人”^①某种程度上是哥尔德斯密斯自己的化身。他说道：“我的父亲，一个出身良好的家族的幼子，在教区拥有一处小小的产业。他受到的教育胜过拥有的财富，而他的慷慨大方则胜过受到的教育。虽然贫穷，他却不乏更贫穷的奉承者：他施舍给他们的每一餐，都会得到他们的赞美作为回报，而这正是他想要的。坐在桌首时我的父亲仿佛阵前指挥千军万马的君王般雄心勃勃：他向食客们讲述常青藤的故事，换来一阵嘲笑；他重复两个学者和一条马裤的笑话，引来众人大笑；而坐轿子的威尔士人的故事则定会让席间一片喧腾。他带给别人的欢乐越多，自己便会越高兴；他热爱整个世界，也幻想全世界都爱他。

① 散文《黑衣人》中的主角。

“他充分利用每一笔有限的财富，不打算给后人留下金钱，因为那不过是粪土。他坚信我们应致力学问，因为他说过学问赛过金银。为此他亲自教育我们，不遗余力地塑造我们的品格，增长我们的见识。他告诉我们社会上一切以仁爱为先，教诲我们要视全人类的需求为己任，要对‘神圣的人类面庞’^①充满热忱与敬意。他使我们成为胸怀慈悲的机器，却无力承受哪怕最小的真实或虚构的不幸。总之，在我们还没有学会挣到哪怕一法新^②的本领之前，他已成功地教会我们要慷慨大方地施舍。”

在《荒村》中，我们可以见到诗人的父亲和父亲壁炉边的又一幅图像：

所有的流浪者都熟悉他的房屋，
他斥其游荡，却解除他们的痛苦；
那乞丐是他的贵客，走后还久久念叨，
他下垂的长须在衰老的胸前拂飘；
这破落的挥霍者如今骄傲不存，
上门攀亲得到了他的应准；
那个受伤的士兵被好言留住，
坐在炉火旁谈话打发漫漫一宿，
为他的创伤和不幸而饮泣，
肩扛拐杖，比划着过去打赢的战役。
看到客人们高兴，这位好人因而开心，
忘记了他们的不幸中掩藏着恶行；
他不在乎他们的美德与缺陷，

① *The human face divine*，作者 Gatty margaret。

② 英国旧时铜币，相当于四分之一便士。

在施舍之前早已满腔哀怜。^①

这位可敬的牧师有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长子亨利是这位好人的骄傲和希望所系，他倾其微薄所有教育他，希望他从事与学术相关的高贵职业。次子奥利弗比亨利小七岁，长兄是他童年的导师和保护者，也是他一生最亲近的人。

奥利弗三岁开始接受教育。这种所谓的教育当时流行于每个乡村，即由某位慈母般的热心肠老妇将附近所有乳臭未干的孩子召集在一起，教他们识字，保证他们的安全，哥尔德斯密斯便是其中之一。这位叫伊丽莎白·德拉普的老师，擅长此行长达五十多年，在她近九十高龄的垂暮岁月，还不无自豪地夸耀自己是第一个将书籍（无疑是启蒙书）放到哥尔德斯密斯手里的人。然而他显然从她那里受惠不多，因为德拉普承认他是自己教过的最愚笨的男生之一，她有时甚至怀疑他长大后到底能做什么。对于喜欢幻想的孩子，这是寻常的事，他们的注意力很容易从基础阶段了然无趣的抽象学习中转向天马行空的图像思维。

六岁时哥尔德斯密斯转投一位叫托马斯·伯恩的私塾先生门下（人们常没礼貌地称他帕迪），他是诗人的良师。他曾接受师范教育，后来入伍，参加了安妮女王^②时期的海外战争，在西班牙期间升任团级军需官。和平时期，他放下兵戈，重拾教鞭，成为利索伊顽童们的老师。在《荒村》的以下段落中，据信哥尔德斯密斯描写的正是伯恩和校园生活：

远处村道两侧的篱笆爬满藤蔓，
附近的金雀花兀自欢快地盛放娇颜，

① 译文部分借鉴了新浪网的弱斋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139f90100nrm8.html，特此致谢。

②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女王（1702—1714），斯图亚特王朝最后一代君主。

在他那喧闹的屋子里，乡村老师
游刃有余地管理着他小小的教室；
他不苟言笑，看上去颇有些严厉，
我和每个逃学的孩子都对他熟悉；
预感不妙的瑟瑟儿郎早已学会
从他清晨的脸上发现一天灾难的轨迹；
他们假装津津有味、哈哈大笑
听他讲述的笑话，他的笑话可真不少；
他们唧唧喳喳的耳语在教室里回旋，
传递着小道消息惹他蹙额皱眉；
尽管他古板严厉，其实为人善良，
他的错误，是不该把爱心带到课堂；
全村人都称他学识渊博，
他能写会算，这显然证据确凿：
他能估测田亩，预言分娩和潮汐，
甚至有传闻称他懂得精确测量；
这位牧师对论辩技巧也有研究，
哪怕败下阵来他还要争个不休；
文绉绉的冗长字眼与高亢的声音
让一旁围观的乡下人十分吃惊：
他们目不转睛，疑惑持续增长，
这许多知识那小小的脑袋如何安放。

前文的简介中，未交代伯恩性格中一些古怪的地方。他喜欢谈论在国外的漫游，满口都是战争故事，故事里的英雄往往是他自己。他向充满好奇的学生们讲这些故事，常忘了自己要教的课程。这些旅行者的故事在哥尔德斯密斯的脑海里留下了生动而强烈的印象，唤醒了他对冒险

与旅行的不灭激情。

更有甚者，伯恩天性浪漫且特别迷信。他熟知爱尔兰到处流传的仙女传说，笃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在其影响下，哥尔德斯密斯很快像他一样成为仙女传说的行家里手。他的注意力从学习毫无用处的知识自然转移到了解强盗、海盗、走私犯以及所有爱尔兰的流氓匪盗的经历上。简言之，一切带有浪漫、神话与冒险色彩的东西都在他诗人的脑海里迅速生根发芽。他狂野想象的野草肆意滋生，很容易超过并几乎窒息了他实用知识树的缓慢生长。

这位经历丰富的伯恩导师的另一个特点是喜欢鼓捣诗歌，这一点同样被他的学生继承。不到八岁哥尔德斯密斯便养成了在小纸片上信手作诗的习惯，过不了多久便将它们付之一炬。其中一些神谕般的诗页^①幸免被焚，传到了哥尔德斯密斯母亲手里。这位善良的女性带着母亲的欣喜读了这些诗，立刻意识到儿子是个天生的诗人，从此她不断请求丈夫要为哥尔德斯密斯提供能充分展现其才华的教育。这位可敬的先生已经因长子亨利的上学开销而愁眉苦脸，原想次子长大后去做些生意。可母亲不愿听这些解释，像往常一样，她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奥利弗没有去学某个卑微快乐却有利可图的手工技艺，转而献身于贫穷和缪斯。

一次严重的天花使哥尔德斯密斯不得不离开自己爱讲故事的导师伯恩，这场突发疾病差点要了他的命，并在他脸上留下了终生抹不去的坑坑洼洼。康复后他被送到位于罗斯康芒的埃尔芬学校校长、尊敬的格里芬先生那里，寄居在附近巴利沃特尔的叔叔约翰·哥尔德斯密斯先生家里。他进入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学习，但没有取得多大的进步。同样，他散漫随和的秉性、离奇有趣的举止、独特从容的幽默，使他

① 原文为 *sybiline leaves*。Sybilline 为古罗马著名神谕师，公元前六世纪生活在那不勒斯附近一个山洞里。在大量文学作品中都提到 Sybilline 能预测包括战争在内的任何事情。据称在停止预测之前，阿波罗神会附到 Sybilline 的身上，Sybilline 变得冲动不安，把预言写在橡树叶上，整理成卷轴并放在罗马重要宗教书籍珍藏地朱庇特神殿里。

在那里大受欢迎。很快，一件小事的发生使叔叔一家像母亲一样相信了他是个天才。

一群年轻人聚集在叔叔家里跳舞，其中一位叫卡明斯的负责拉小提琴。傍晚的时候，哥尔德斯密斯吹起了角笛。他的矮小和笨拙以及脸上斑驳的天花疤痕，使他成为那位音乐家眼里的笑柄。他放肆地嘲笑他，给他起外号叫小伊索^①。这个玩笑惹恼了哥尔德斯密斯，他放下角笛，大声说道：

我们的使者说过一句名言，
看伊索跳舞，他的猴子在一旁伴奏。

对九岁的男孩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无比巧妙的回答，从此哥尔德斯密斯成为家里智慧与天才的代表。他没有得到与已经读大学的兄长亨利一样的待遇，显然是件可惜的事。由于父亲暂时无法负担，在他母亲的一再敦促下，一些亲戚同意为他提供学费，其中大部分落在了姑父托马斯·孔塔里尼牧师身上。这位可敬的人曾是伯克利主教的大学好友，他的教区在香农河畔卡里克，收入普通。他是哥尔德斯密斯的姑父，当时鳏居，养有一女，名字叫简。孔塔里尼是一位慷慨过头的好心人，在哥尔德斯密斯年幼时就喜欢他，随时欢迎他来家里度假。他的女儿简比哥尔德斯密斯年长两岁，是诗人的童年玩伴。自始至终姑父孔塔里尼一直是哥尔德斯密斯最坚定不移、最慷慨大方的朋友。

在这位体贴周到的亲戚的鼎力支持下，奥利弗被转到一个个更高级的学校，为跨进大学做准备。他首先到了阿斯隆，求学于令人尊敬的坎贝尔先生；两年后转至埃奇沃尔斯顿，受教于帕特里克·休斯牧师。

在这些学校，哥尔德斯密斯并未展示出过人的天赋。他粗心懒惰，

① 即《伊索寓言》的作者。

甚至有些迟钝，不过总体上看老师们似乎对他评价不错。他偏爱拉丁诗人和史学家，欣赏奥维德与霍拉斯，喜欢利维，并以阅读和翻译塔西佗为乐。兄长亨利对他的写作风格颇有微词，提醒他引起注意。他给亨利写了一些简短含混的信，后者回复他如果想表达什么的话，应尽量说得更优美。

兄长亨利的大学学习足以让他手忙脚乱，他似乎在慢慢实现父亲对自己的所有期望，开始在学校赢得各种荣誉，这被好心的父亲视作将来必定成功的标志。

与此同时，奥利弗虽不是老师眼里出类拔萃的学生，却受到同学们的喜爱。他的大方有些缺心眼，尤其吸引那些年轻人。他敏感易怒、性子急躁，可他的愤怒是暂时的，从不记仇。在各种男生的游戏与运动、特别是球类运动中，他总是领头的那个，他还特别喜欢恶作剧。许多年以后，当年体育运动的主管、巴利马洪球场的管理员，一位名叫杰克·菲齐蒙斯的老人，还以曾与“诺尔·哥尔德斯密斯”（他对哥尔德斯密斯的称呼）同学为荣，他颇为自豪地讲述他们一起去偷安纳利勋爵在图尔里肯的苹果园里的苹果的冒险经历。这次冒险带来了几乎灾难性的后果，几个年轻的捣蛋鬼被抓住了，就像莎士比亚和与他一起偷鹿的伙伴；最后全靠受人尊敬的家庭背景哥尔德斯密斯才免遭出身卑贱的少年犯可能受到的惩罚。

哥尔德斯密斯从埃奇沃尔斯顿最后一次返家时还发生了一件趣事。他家远在二十英里外，回家走的是一条崎岖不平的乡村小道，无法通行马车。哥尔德斯密斯找到了一匹马载他回家，有位朋友还给了他一畿尼^①作为盘缠。当时他不过是个十六岁的毛头小伙子，一下子坐上了高头大马，兜里还揣着钱，他的头脑有些发热。他决心要做个男子汉，像一个独立的旅行者那样花钱，于是没有径直回家，而在阿尔达

① 1663—1813年英国发行的金币，相当于一镑一先令。

格小镇住了一宿。他同遇到的第一个人搭上话，颇有些自命不凡地询问镇上最好的旅馆在哪里。不幸的是被他搭话的是一个叫凯利的爱开玩笑的家伙，寄宿在一位叫费瑟斯通先生的有钱人家里。他觉得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挺好玩，有心要捉弄他一下，于是真给他指了“当地最好的房子”，即费瑟斯通先生的大宅。哥尔德斯密斯策马来到这个他以为是旅店的地方，命令将马牵到马厩，来到客厅，坐在壁炉旁，点起了想要的晚餐。平常的哥尔德斯密斯羞怯胆小，甚至有些举止笨拙，可在“旅馆”里他却毫不拘束，觉得这是展现自己男子气概与阅历丰富的旅行者形象的好机会。他绝不是精于算计、矫饰炫耀的人，因为他身材短粗，满脸天花疤痕，举止与气质都不像出自名门望族。宅子的主人很快发现这是一个离奇的错误，不过作为一位不乏幽默感的人，他决定不揭穿真相，尤其当他偶然发现这位不速之客居然是一位老朋友的儿子之后。

于是哥尔德斯密斯被人“彻头彻尾地愚弄了一番”，整个晚上他都被允许为所欲为，这位学童从未如此开心过。晚饭时间，他颇有些颐指气使地要求房主和他的妻女同桌就餐，还点了一瓶酒以敬嘴里的美食和留宿的大宅。他最后一个夸张举动是临睡前特别指示第二天早餐要准备好热蛋糕。完全可以想象，当第二天清晨他发现自己在一位绅士的私宅里一直这么随心所欲地指手画脚时，该是多么慌乱和沮丧。由于他有将人生写入文学作品的习惯，多年以后我们发现他将这一滑稽的错误和误会生动地记录在了喜剧杰作《委曲求全》中。

第二章

哥尔德斯密斯家族缺乏远见的婚姻——大学期间的哥尔德斯密斯——领补贴的穷学生——专横的怀尔德老师——理财的特点——街头民谣——大学的骚乱——中断的舞会

当奥利弗还在马马虎虎应付中学岁月时，他的兄长亨利在大学的表现足以让父亲感到欢欣鼓舞。不久他便在各种考试中崭露头角，并在1743年得到了一笔奖学金。这是大学里表现优秀的标志，是将来从事学术行业的敲门砖，如果获奖者决定留校，还将是得到升迁的前提。他的父亲现在深信，亨利将一步步衣食无忧、谋到职位、获得更高的报酬和地位。然而亨利继承了家族不谙世事的短视，第二年假期便回到乡下恋爱结婚，自然也放弃了所有大学的前程与优越。他在老家附近建了一所学校，余生将自己的才能与所学埋没在一年收入四十英镑的副牧师职位上。

不久之后哥尔德斯密斯家族又办了一场喜事，让可敬的家长伤透了脑筋。这是女儿凯瑟琳与一个名叫霍德森的年轻人之间见不得人的婚礼，条件是霍德森帮助长子亨利完成学业。霍德森家境殷实，这场婚礼被认为是哥尔德斯密斯家族的幸事，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让新娘的父亲伤透了心。他以诚实正直和家族的名声为荣，这是他主要的财产；女儿的婚礼却让他和家人蒙羞、遭人猜忌，认为他们通过一场见利忘义的婚礼伤害了大家的信任。于是，据说他情不自禁地许了一个愿，希望女儿绝后以免给她带来耻辱和伤心。这一匆忙间脱口而出的愿望，完全不是这位仁慈宽厚的父亲的本意，几乎在说出口的瞬间，他便后悔并收回了

它，然而迷信的邻居们相信它会带来恶毒的后果，因为尽管他的女儿后来生了三个孩子，但他们都先于她死去。

哥尔德斯密斯先生采取了另一个更有效的措施以消除他担心的闲言碎语，但这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他要为女儿提供四百英镑的嫁妆，免得别人说她空手嫁入夫家。要凑够这笔现金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将自己的小农场以及从什一税^①中得到的收入转让给霍德森先生，直到凑够了嫁妆为止。与此同时，由于他的教俸每年不超过两百英镑，他不得不最大限度地节衣缩食，以慢慢还清这笔因为自己崇高的荣誉感而产生的债务。

第一个感受到经济拮据后果的家庭成员是奥利弗，这时他该上大学了。1747年6月11日，十六岁的他跨入了都柏林的三一学院，但此时父亲已无力像对待长子亨利那样负担他的食宿开销，他不得不接受补贴，以“穷学生”的身份入校。他被安置在图书馆附近建筑顶楼的一间屋子里，房号是35，据说今天在房间里还能看得到他刻在窗框上的大名。

领取补贴的学生学费与膳食是免费的，只需交纳很少一笔房租。相应地，校方会要求享受这些优惠条件的学生勤奋学习，用各种表现证明自己的价值。哥尔德斯密斯入学时，三一学院强制要求这位领取免费膳食的学生从事一些卑微甚至下贱的工作，似乎要通过打击他的尊严来寻求校方为他提供救助的补偿。早晨他必须打扫部分球场，将餐具从厨房拿到桌上，在餐厅一旁等到大家都吃完饭。他的衣着也表明，与那些比他幸运的同学们相比，他是一位卑微的“穷学生”：他身穿一件无袖粗布黑色长袍，头戴一顶简单的无穗黑色布帽。学校的这些歧视是多么令人难以想象的恶毒与错误，他们认为贫穷就是堕落，而勤奋优秀的年轻人甚至不如一无是处的财富的奴仆。这些刻意营造的歧视是要伤害和激

① 自愿交付或作为税收应当交付的个人年收入的十分之一，特别用于供养教士或教会。